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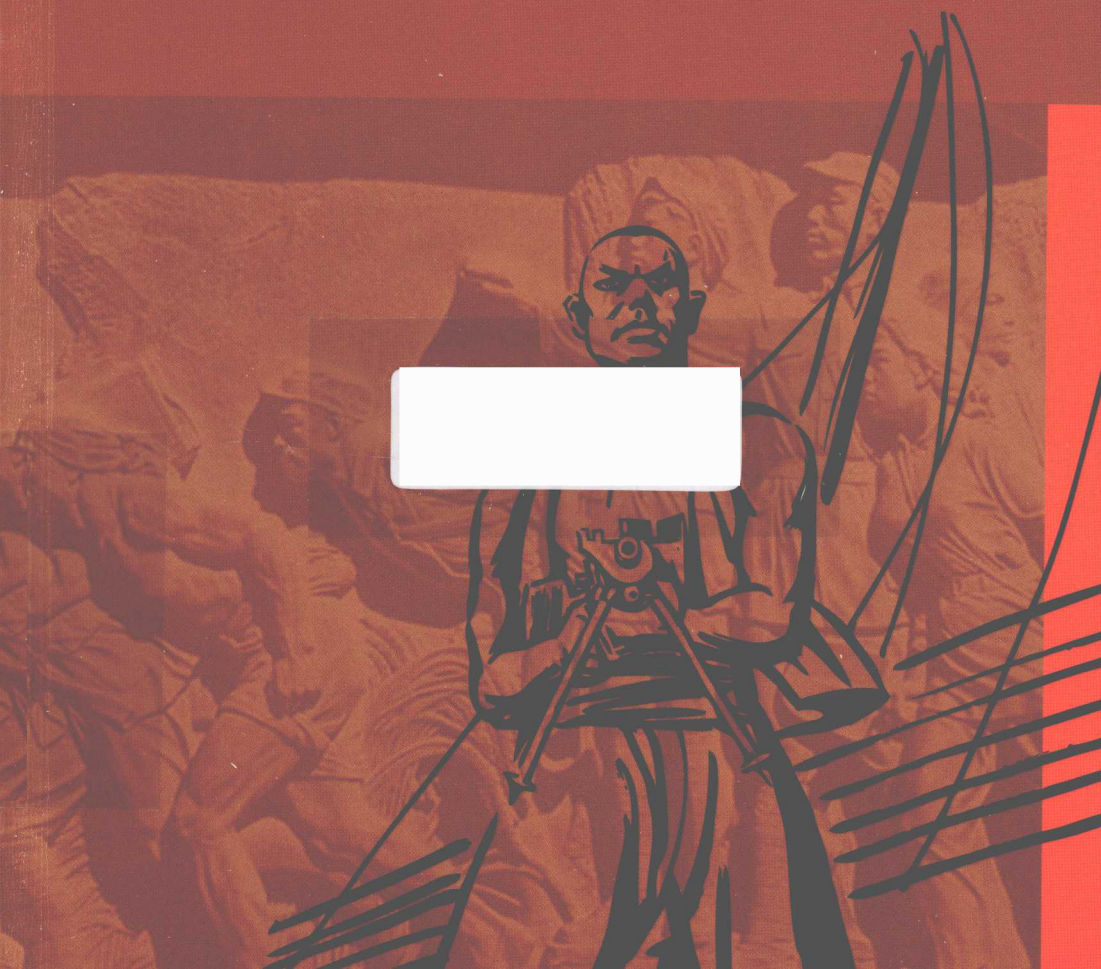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郑又晨 梁晓瑜（执笔） / 著

# 愤怒的机枪

作家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郑又晨 梁晓瑜（执笔）／著

# 愤怒的机枪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愤怒的机枪 / 郑又晨 梁晓瑜 (执笔)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063-7897-0

I. ①愤… II. ①郑…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0157 号

## 愤怒的机枪

---

作者: 郑又晨 梁晓瑜 (执笔)

责任编辑: 方 彘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40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97-0

定 价: 3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楔子 .....	1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17
第三章 .....	33
第四章 .....	48
第五章 .....	61
第六章 .....	75
第七章 .....	90
第八章 .....	105
第九章 .....	118
第十章 .....	131
第十一章 .....	146
第十二章 .....	160
第十三章 .....	175
第十四章 .....	190
第十五章 .....	204
第十六章 .....	217
第十七章 .....	231
第十八章 .....	247
第十九章 .....	261
第二十章 .....	276



第二十一章 .....	289
第二十二章 .....	304
第二十三章 .....	319
第二十四章 .....	333
第二十五章 .....	347
第二十六章 .....	362
第二十七章 .....	376
第二十八章 .....	389
尾声 .....	405

## 楔子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这年冬天，正是二战最艰难的阶段。在西方战线，希特勒横扫欧洲后，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而在东方，日军攻陷了大半个中国，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英军连同中国远征军落叶般被扫往印度次大陆……唯一的好消息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熊熊大火从六月一直烧到年末，为这个寒冬增添了一丝暖意。

就在这年冬天，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一份名为“零号行动”的绝密指令。

密级：绝密

代号：零号行动

目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

时间：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大日本帝国参谋本部

不远处是东京中野车站，一如既往地人声鼎沸。他合上卷宗，点上一支烟。阳光疲倦地透过窗户，照出屋子里烟雾升腾。他用烟头在台历上戳了个洞。十一月十五日，距离规定期限只剩下一个半月，四十五天，一千零八十个小时。

## 第一章

—

战斗是昨晚在上庄打响的，前后不过二十分钟。联队司令部参谋小泉少佐率部赶到时，战斗早已经结束了。

上庄距寮海镇五十里开外，属于八路军独立旅地界。一枚钉子嵌在家门口，一直以来都是日军联队长内藤的噩梦。可就在昨天晚上，一支神秘部队竟在这里端了八路的旅部！

断壁残垣，尸首遍野，有几片木板吱吱冒着青烟。小泉督导士兵们清理战场。望着眼前的景象，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天啊，谁干的……太厉害了！没有搏斗痕迹，所有八路都是一枪毙命，整个战斗现场居然没留下一具八路以外的尸首，也就是说，对手完全是零伤亡！

草丛边，一个血肉模糊的瘦弱八路似乎还有生命迹象。终于找到一个活口。小泉蹲下身用手探探他鼻息，回身喊道：“医官，医官呢？”

到处弥漫着血腥，刚子边跑边打着喷嚏赶到小泉跟前，气喘吁吁报告说：“皇协军第七十二师二十五混编旅上尉医官陈德刚报到！”

小泉扫了一眼刚子，指着眼前这位八路命令说：“这个的活的，你的救他！”

刚子挨着那人蹲下，伸出三根手指搭在他手腕上。小泉并未注意到，他那三根手指在微微发抖。

脉搏有些虚弱，完全是失血过多引起的暂时性休克。操，羊粪蛋真他娘的命大！羊粪蛋大名叫杨子敬，是八路军独立旅警卫连连长，也是刚子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和同班同学。

“他的，活的？”

刚子摇摇头：“不好说。”

小泉狐疑地看看刚子：“他的死了？”

刚子还是摇头：“差不多吧。”

小泉嘴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起身拍拍刚子肩膀，跟通信兵走了。据报，搜索小分队在侧翼山沟里发现了一门山炮。看着小泉离去的背影，刚子舒了口气，从药箱里取出药棉绷带和药水。面对这一大堆五颜六色、标着日文的瓶瓶罐罐，他有些迷糊：

“我操，这都他妈的什么呀？”

“碘酒，笨蛋！”

杨子敬开口出声让刚子吓了一跳，他惊恐地朝四下看了看，压低声说：“小兔崽子你想害死我啊？！”

“落到你这种庸医手里，老子还能活吗？”

老子练的是中医正骨，不是你娘的碘酒西医！小泉不见踪影，搜索队呈散兵队形正在反向运动。不远处有棵古树，树下是堆草丛，草丛堆里影影绰绰有个不大的洞。刚子心动了一下。他低声冲杨子敬喝道：“羊粪蛋你给我听好喽，想活命别他娘的诈尸！”

刚子猫腰将杨子敬拖进洞里，又在洞口掩上几丛干草，然后从边上挪了具遗体搁回原地，用绷带将那人脑袋严严实实包成个粽子。刚收拾停当还没来得及喘气，一名日军上士端枪走到他跟前：

“你的，什么的干活？！”

刚子见是浅野七条，放心地笑道：“少佐命令，抢救的干活！”

七条是刚子的熟人，他一条胳膊有习惯性脱臼的毛病，过一段就要到皇协军诊所找刚子给他安上。

刺刀都快碰着纱布了，刚子赶紧撩开他说：“干吗七条？！”

“浅野七条！”七条认真纠正他说。

“浅野七条，拜托您往边上错错行吗？这要出了人命算谁的呀？”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那家伙拿开点，懂了吗？”

七条正想着如何回话，小泉拿着块山炮残件突然又赶回来了，他指着那具遗体命令刚子说：“你的，背他，马上上车！”

刚子看了眼七条，一脸难色对小泉说：“报告太君，可他、这人他已经断气了啊！”

“刚才的，活的！”

“可他现在死了啊！”

“你的，包扎的解开！”小泉要验明正身。

浅野七条上前解开纱布。这人好像比先前那位略胖，年龄也稍微轻些。小泉将手按在枪套上喝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刚子哆嗦道：“我的，皇协军医官的干活。”

小泉用日语向七条问了几句什么，七条也同样叽里咕噜了一番。刚子在皇协军里混了两年，平常以日语简单沟通还凑合，可眼前这两位语速太快，加之心慌意乱，他们说些什么竟一句都没听懂。

两人终于咕噜完了，小泉将枪塞回枪套，然后扭头朝大部队方向高喊道：“全体上车，立即撤离！”

两人朝坡下集合点走去。刚子边走边偷偷瞄了眼七条，小心翼翼喊了声“七条”。七条脸色苍白纠正他说：“浅野七条！”真他娘的较劲。刚子懒得跟他掰扯，便说：“是是，浅野七条，你刚才都跟少佐说什么了？”

“你的，皇协军的干活，大大良民。”

“对，对，良民。”刚子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笑着拍拍他肩膀说，“还说什么了？”

“我的，一直的，这里的干活。”

刚子将手搭在七条肩上，竖起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聪明！”

“你的，大大的狡猾！”

刚子竭力憋住笑说：“狡猾的不要。”

七条突然停下脚步。他先正了正刚子头上的帽子，然后扳过他身子往回看道：“那个的什么？”

回头看去，那棵古树傲然冲天。

“那不是棵树吗？”

“树的下面！”

树下面是一大片草丛。

“草丛啊。”

“草的下面！”

草丛下边该是那洞了。

“草底下这我哪知道啊？”

“说谎，死啦死啦的！”

刚子一脸惊恐道：“七条，浅野七条，你可别吓唬我啊！”

“吓唬的不要。”

刚子手按在胸口喘了口粗气说：“就是啊，要那什么，你胳膊谁给安哪？”

七条突然大笑，刚子彻底蒙了。

## 二

联队长内藤大佐走进会议室时，脸上带着一丝难得的微笑。他朝四下扫视一圈后说：“我现在向大家通报两件事情，小泉君，准备好了吗？”

小泉正在摆弄一台幻灯机，大冬天仍满头大汗：“片子卡住了，马上就好，马上！”

内藤打开卷宗说道：“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昨晚，一支来历不明的神秘部队，在上庄袭击了八路军独立旅旅部，旅长及以下军官士兵共九十六人悉数阵亡！……”

众军官哗然。

“……小泉君，把昨天上午的勘查结果跟大家说一下！”

“是！”小泉擦把汗后立正说：“我们在战斗现场共清理出九十六具尸体，均为八路军官兵，对手零伤亡。战斗范围狭小，八路军方仓促应战，独立旅唯一一门野战山炮未发一弹。所有中弹者一枪毙命，可见对方单兵素质之高……”

内藤打断小泉说：“夜战近战，肉搏战刺刀见红是八路一贯引以为豪的专长，可昨晚一场近距离短兵相接，独立旅旅长战死，九十六名官兵一枪毙命，请问在座诸位，你们谁能打出这样一个战果啊？！”

这话既是说给众军官听，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军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小泉君继续吧！”

“是！我们曾试图从对方遗留物品上寻求答案，但很遗憾，无论枪支弹药还是军服鞋帽，我们都一无所获，到现在仍不知他们的来历，甚至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

内藤中断话题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不论怎么说，他们袭击的是八路军旅部而非我们联队司令部。我现在通报的第二件事情是，今天下午，我们在码头上成功截获了十五名秘密前往延安的北平教师，这些人均为当今中国工程领域中的顶级人才，也是延安方面所急需的武器研制专家，同时，我们还从行李中查获了大批缩图图纸，都是他们自行设计的‘特制武器’的图纸。至于这些武器的性能特点，我们的专家正在研究中。”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人呢？”一名军衔为少佐的中队长起立发问道。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按条例规定，对这种级别的人犯，我们必须在初步确定身份之后，立即移送敌情机关或更高一级指挥机关，可是……”内藤欲言又止，将球踢给众人。

“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当成一个诱饵，引诱寮海的共产党组织，甚至独立旅残部上钩呢？”有军官假设说。

“可是独立旅刚受到重创，他们有可能为十几名北平教师冒这样的风险吗？”但也有军官表示怀疑。

“他们是中国顶级武器专家！”刚才那军官固执己见说。

“如果八路军总部，甚至延安方面直接下达营救命令呢？”球在军官们之间来回传递，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可是按条例规定……”

“条例规定羁押时间了吗？”

“至少在参谋本部或大本营下达特别移送命令之前，他们还是我们手里的一张王牌。”

“即便忽略其他因素，在北平教师和独立团之间，我们依旧缺少一座桥梁。教师们是今天下午才秘密捕获的，独立旅怎么知道这些人在我们手里？在鱼饵的香味被鱼闻到之前，它只是一块虾肉！”

……

众军官争得面红耳赤，小泉那“破玩意儿”突然“嘎哒”一声好了，会议室墙壁上打出刚子的照片。

“此人是皇协军第七十二师二十五混编旅上尉医官陈德刚，小名刚子，他就是那座桥梁，那个替我们传信的最佳人选。”

内藤靠在椅背上，仔细端详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座茶楼，刚子正扭头冲镜头傻笑，他那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细缝，缝里透出一丝狡黠。

“为什么？”

“其一一是此人的身份。作为皇协军医官，他完全有理由进入临时看守所获取‘情报’……”

“什么理由？”

“替老师们‘治病’。”

“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医官呢？”

“要是某位老师手臂脱臼，或者是脚脖子崴了呢？正骨是刚子祖传的独门绝技。其二是他的社会关系。据我们情报显示，他哥哥平子很可能是一名潜伏在寮海的八路军特工，平子的公开身份是一名菜贩，主要负责皇协军蔬菜供应，刚子完全可以通过他把消息传递给八路……”

内藤打断他问道：“万一，平子他不是八路特工呢？”

“皇协军第七十二师二十五混编旅上尉医官陈德刚报到！”

“报告太君，可他、这人他已经断气了啊！”

小泉眼前浮现出刚子那双细眯的眼睛：

“除平子之外，刚子与八路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关系。比如他与杨子敬，八路独立旅警卫连连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圣战开始后，他们一起参加学潮声援抗日，后来杨子敬、平子和另一位女生，也就是现在平子的妻子林娇娇一起投奔延安，而刚子却留下来在皇协军里当了一名医官……”

“他为什么没去延安？”

“因为他希望能继承他父亲的医术。”

“这个人平时政治倾向如何？”

“没有明显的反日言论和行为。但调查发现，他经常将偷出来的弹药通过一个地下通道卖给八路。”

“他这么做，是有意资共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只是唯利是图想赚点外快？”

“我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些。他父亲原先是这一带很有名望的医生，专门替人治疗跌打损伤之类的疾病，但去年瘫痪后一病不起。刚子现在有两大大心愿，一是替他老父亲养老送终，再一个就是重新翻修祖辈留传下来的那个医院，叫正德堂。我认为，他偷军营中的弹药卖给八路，只不过是图赚点外快贴补家用，和为翻修正德堂攒钱而已。”

### 三

刚子拎着羊腿走进正德堂时，心里头又“咯噔”了一下。

羊腿是他用十颗子弹跟人换的。饭桌上多少天没见荤腥了？小侄女霍香整天缠着她爸要吃羊肉馅饺子，平子一卖菜的哪来的羊肉？大人勒裤腰带挺挺也就过去了，可霍香是个孩子，孩子能勒裤腰带吗？再勒她那细腰就没了！

子弹从库存里拿的，换就换了，他不心疼，他是怕老爷子瞅见。自从去年瘫床上后，老爷子见他再没笑过，弄得他跟老鼠见了猫似的，每天回家都踮着脚走路，生怕老爷子瞅哪儿不顺眼，拿他那眼光杀人。

刚子就奇了怪了，老爷子无论见谁都一脸菩萨样，唯独对他恶声恶

气，哪怕只是些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他都能刨根问底数落个没完。有时候刚子心想，我是不是您儿子我哪儿得罪您了您瞅我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可到头来他也没敢问，因为他怕老爷子，从小就怕。刚子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老爷子再没续弦。让一个男人承担起母亲那份责任，对孩子绝对是个灾难。

老爷子正躺院子里晒太阳，七婶坐边上陪他说笑。不知七婶编派出什么好听的，笑得老爷子雪白的山羊胡一颠一颠。七婶是刚子家邻居，她和七叔以前一直都在正德堂帮工，去年正德堂散了之后，她还留在陈家帮工，照顾老爷子吃喝拉撒。见刚子手里提了只羊腿，七婶眼睛都直了，使劲杵老爷子喊道：“嗨，羊腿！”

刚子被七婶喊得心惊肉跳，手上那只羊腿也跟着哆嗦。他心里怨道，七婶您没事让老爷子出来晒什么太阳啊？不就一只羊腿至于吗大呼小叫！没见过羊腿？没见过我给您送去，送您家去，拜托别这儿瞎添乱了行不行啊？！

“爸。”刚子将羊腿递给七婶，走到老爷子跟前轻轻喊了一声。这声音他自个儿听来都觉着底气不足。

老爷子用鼻子哼了一声后问道：“回来了？”

“啊。”

“打哪儿回的呀？”

“旅部。”

“旅部今儿发羊腿了？”

“没、没有。”

“那你这羊腿哪儿来的啊？”

“买、买的。”刚子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似乎听见了霍霍磨刀声。

老爷子转脸问七婶说：“七婶，眼下这街上还有卖羊腿的吗？”

“我、我不知道。”七婶见闯祸了，便要开溜，“你们爷儿俩聊啊，我去厨房看看药好了没有。”

老爷子拦住七婶说：“不急。你也一块儿听听。”

“我对天发誓，这肉真是我买的！”

老爷子开始要剔他这块肉了：“小日本来了之后，寮海街面上还有肉吗？”

“我不知道，应该有吧？”

“那我告诉你，寮海现在别说羊肉猪肉牛肉狗肉，就连只耗子肉都见不着了，是不是啊七婶？”

老爷子真是活神仙，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可有活神仙跟羊腿较劲的吗?! 刚子只能实话实说：

“我从人家里买的。”

“就算陈副官您手眼通天，兵荒马乱买得着羊腿，”老爷子指着院子角落那一大堆砖瓦木料说，“这些货呢? 也都是你买的?!”

老爷子这是要剁肉馅了。

“是。”

“你一月多少差饷又是羊腿又是砖瓦木料?”

老爷子菜刀剁得砧板砰砰直响。刚子听明白了，说来说去，老爷子还是对他这差事耿耿于怀。

“爸我都跟您说八百遍了，我去皇协军当差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你哥平子，他怎么没去皇协军做教官啊?”

“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要都像我哥那样上街卖菜，咱们家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老爷子的山羊胡颤抖着。

“那嫂子，还有藿香，也全都跟着不吃不喝?” 刚子也豁出去了。

“我就不信，没你俩臭钱我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去!”

“可着您正德堂也不要了，眼看它一天天败落下去?”

“今儿我明告诉你小子，正德堂就是塌了、糟尽了，我也决不用你一大子儿!” 文火慢炖之后，老爷子终于大火急烧了，“赶紧，麻利地，这些货全都给我清走! 你要敢说半个‘不’字，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了你腿力，陪你个畜牲在屋里瘫一辈子?!”

刚子落荒而逃。老爷子这哪是剔肉剁馅，他分明连骨架子都要拆了啊!

#### 四

刚子平子这两兄弟长得实在是太不像了。刚子身板魁梧、壮实，平子瘦弱、文气; 刚子黝黑的脸蛋上那双细眯眼，老透出一股坏笑，平子却白白净净，慈眉善目，总是那一脸正经。当年林娇娇跟刚子处对象时问他，你跟平子怎么那么不像啊? 你不会是外头捡回来的吧? 如今，林娇娇嫁给平子，成了刚子他嫂子。

追悔莫及啊! 每当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时候，每当林娇娇臊眉耷眼，低头从他身边快步走过，而他又不得不停下喊她声嫂子的时

候，他心里那个悔呀，肠子都悔青了，他后悔当初林娇娇拉他去延安时那么犹豫摇摆，到头来让平子钻了空子。

有时候刚子心里也挺恨平子的：你说你这当哥的，明知道我跟林娇娇处对象呢，咋这么不讲兄弟情义横刀夺爱呢？面对刚子质疑，平子总是呵呵一笑，说，这不怨你嫂子。

这就是平子。你跟他说一事吧，他总跟你绕，比方今天，刚子明明是在说他，他却说不怨林娇娇。刚子心想，我跟你提她了吗？！

刚子正蹲在院子里烤羊腿，平子在一旁呵呵地替他端茶倒水。

多亏七婶机灵，羊腿才躲过一劫，刚子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不时往院内瞄上一眼，生怕一不小心这味蹿老爷子屋去，羊肉没熟自个儿反被他烤了。

“想什么呢平子？”刚子从来不把平子叫哥。

平子两眼望着炭火出神：“你近来去学校了吗？”

“还破破烂烂那样，估摸着再两年就该塌了。”

刚子不知道平子提学校干吗。你不是跟我绕吗？我也陪着你一块儿绕，看最后谁绕得过谁！

“来，喝口水。”平子倒了一杯水搁刚子前头，“是啊，你算算多少年过去了？就跟人一样，这学校也老了。想当年……”

又该绕延安去了。刚子接过话头说：“想当年我要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延安，藿香该是我闺女了吧？”

“说什么呢你！”平子难得生气，就真生气了，还是一脸慈眉善目。

“不是吗？当年学校她跟谁好？”

“跟、跟你。”

“这不结了？想当年拉我一块儿去延安，我说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还有这正德堂，它传了这么多辈总不能毁我手里吧？嗨，这就拉上你还有杨子敬垫背给我颜色看了，不到两年工夫跟你抱回一藿香，我，你说这天底下……”

刚子说得直想哭。平子双手交叉在那儿绞着，拧巴着：“刚子我知道这件事上我对不住你……”

“知道对不住你还做？！”

“可感情这事它想管也管不住啊！”

“你听我说完平子，我不怪你，谁让你是我哥呢？我也不怪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是吧？可她没道理这么对我啊！你看看现在这家里，老爷子不待见，她也成天跟着起哄架秧子，看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我不

就在皇协军里当个医官吗，给人捏捏胳膊腿也算汉奸卖国贼啊？你横眉冷眼做给谁看哪？是你心虚还是真看我不顺眼哪？……”刚子滔滔不绝，如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

平子赶紧拦住他话头劝解说：“打住打住，刚子！你跟她也不是认识一天两天不知道她脾性，她就这么个人。你说她心虚我觉得未必，我们俩明媒正娶，又不是偷鸡摸狗她心虚什么？至于对你的看法，我今儿跟你明说吧刚子，她就是对你加入伪军不走正道不满，或者说失望吧。”

“可……”

“爹对你不也有看法吗？其实这都没什么，一个医官一身黄皮不就是个职称和外在形式吗，关键还是看你做什么，怎么做。那年闹学潮之后你虽说没去成延安，但我知道你骨子里是有正义感的……”

又绕回来了。

刚子将羊腿丢给平子，起身往内院走去：“你啊，就别来回绕了！对了，你跟藿香说，羊腿这回就烤着吃了，她那羊肉馅饺子算我欠她的，下回再给她补上。”

## 五

寮海镇小学离正德堂不远，就在背街一条小胡同里。从刚子他家出来，往右拐没走几步再往左就到了。

学校前头一片空地原本是学生们打球玩耍的操场，现在成了日军警戒缓冲区，除了执勤岗亭之外，还用沙袋垒起了半人多高的掩体。操场后边便是那青砖砌成的几丈高的围墙，在围墙两边，是用整根石条筑成的两个门洞。校园面积并不是很大，一栋两层连体木质建筑在中间围出一个天井，面积相当于半个操场。

日军瘸子医官陪刚子进天井后，指指楼上其中一间教室，意思让刚子自个儿上去。

刚子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就我自个儿吗？

瘸子医官挥挥手，一瘸一瘸走开了。

今天早上，就在瘸子医官找他之前，平子还跟他那儿绕呢。绕了半天刚子才听明白，平子想让他到小学校里探探：鬼子在码头上抓的那批北平老师，现在究竟怎么个情况。刚子问他，你一卖菜的打探这些干吗？平子说，这两天长顺他们伙房里菜量见长，我想问问他们到底待多久，我这



进菜也有个准头不是？刚子说，你问长顺不就得了吗？平子又开始满世界绕。刚子实在顶不住，便说，按以往规矩，小日本地盘一般我们皇协军都进不去，你这事我要有机会能办就办，办不了也别怨我。话都到这份儿上了，平子还是不依，非要刚子答应，而且必须得快。刚子急了，说，这学校又不是我们家，想进就进，你要这么说你这事我还真办不了了！正当他俩争执不下，旅部参谋高大栓陪着日军瘸子医官找上门来，说奉内藤长官之命，特请陈医官前往学校替一名疑犯治疗腿伤。

刚子一步步走上楼梯。楼梯也是那种木板做的，踩上去嘎吱嘎吱乱响。楼上走道上空无一人。教室门开着，课桌上坐着位三十开外年纪，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先生，先生鼻梁上挂着副黑边圆框眼镜，一看就是读书人。

这位先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脚脖子崴了。正骨是刚子祖传绝活，如这类崴脚脱臼小菜一碟。他一手按住先生小腿，另一手抓着他脚脖子在那儿来来回回晃悠，最后只听得“咔嚓”一声，踝关节严丝合缝复位。

刚子拍拍手起身说：“妥了！”

“好了？”先生疑惑地看看刚子。

“不信您下地试试。”

先生将信将疑从课桌上下来，先用脚尖试了试，然后才慢慢脚后跟着地。

“不怕，您跺一个我看看。”

先生似乎没怎么听懂，抬头看着刚子。

刚子用脚在地板上死命跺了一下说：“跺脚，明白吗？”

先生比方着刚子也跺了一脚，然后又是一脚。

“好了！”

“不疼了吧？”

“不疼了。”先生又跺几脚说，“你什么功夫这么厉害？”

“正骨。正骨懂吗？”

“跟按摩是一回事吗？”

“按摩按的是肌肉跟经络，正骨说白了就是修理骨头，哪天您胳膊腿折了，后脊梁让人给撅了，我给您修理修理，哎，这就叫正骨！”

后来聊天刚子才知道，这位先生姓王，名书田，是北平清华大学的一名化学老师，因不堪忍受小日本侵略压迫，与志同道合者共十五人决心投奔延安，不想刚到寮海就让鬼子抓了。

“全跑延安，书也不教了？”